



杨 义 高建平 ● 主编

西方经典文论

Xifang jingdian wenlun daodu

导读

上
卷

论俗语/[意]但丁(柳 辉译)

为诗一辩/[英]锡德尼(钱学熙译)

关于喜剧/[法]莫里哀(李健吾译)

悲剧批评的基础/[英]德莱登(袁可嘉译)

诗的艺术(1669-1674)/[法]布瓦洛(缪灵珠译)

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选)/[英]菲尔丁(杨周翰译)

汉堡剧评/[德]莱辛(关惠文译 田德望校)

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英]博克(孟纪青、汝 信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I106
223
:1

杨 义 高建平 主 编

7106

223

西方经典文论导读

上卷

编委(以笔划为序)

丁国旗

王进进 孙艳秋 严平

杨义 杨平 杨俊杰

范玉刚 胡继华 贺玉高 耿涛 高建平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方经典文论导读(上、下卷) / 杨义、高建平主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336 - 5309 - 5

I. 西… II. ①杨…②高… III. 文艺理论—西方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7611 号

出 版 人: 朱智润

责任编辑: 王竞芬

装帧设计: 何宇清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5.5

字 数: 130 0000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136.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3683078

目 录

- 伊安篇——论诗的灵感 / [古希腊]柏拉图(朱光潜译) / 1
- 理想国(卷十)——诗人的罪状 / [古希腊]柏拉图(朱光潜译) / 17
- 大希庇阿斯篇——论美 / [古希腊]柏拉图(朱光潜译) / 35
- 诗学 /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 / 59
- 喜剧论纲 / [古希腊]无名氏(罗念生译) / 112
- 诗艺 / [古罗马]贺拉斯(杨周翰译) / 119
- 论崇高 / [古罗马]朗吉弩斯(钱学熙译) / 138
- 忏悔录 / [古罗马]圣·奥古斯丁(周士良译) / 155
- 论俗语 / [意]但丁(柳辉译) / 178
- 致斯加拉亲王书——论《神曲·天国篇》 / [意]但丁(缪灵珠译) / 190
- 画论 / [意]列奥纳多·达·芬奇(戴勉译) / 204
-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选)(1570) / [意]卡斯特尔维屈罗(缪灵珠译) / 223
- 法语诗艺简篇——给阿台贡比教堂堂长亚尔封斯·德尔宾尼 / [法]龙沙(曾觉之译) / 229



- 为诗一辩 / [英]锡德尼(钱学熙译) / 241
- 关于喜剧 / [法]莫里哀(李健吾译) / 297
- 悲剧批评的基础 / [英]德莱登(袁可嘉译) / 322
- 诗的艺术(1669—1674) / [法]布瓦洛(缪灵珠译) / 341
- 论批评 / [英]蒲伯(缪灵珠译) / 353
- 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选) / [英]菲尔丁(杨周翰译) / 365
- 论风格——在法兰西学士院为他举行的入院典礼上的演说 / [法]布封(范希衡译) / 403
- 论趣味的标准 / [英]休谟(吴兴华译) / 413
- 论戏剧艺术(上)——给我的朋友格里姆先生 / [法]狄德罗(陆达成、徐继会译) / 433
- 画论 / [法]狄德罗(徐继曾、宋国枢译) / 484
- 美的分析论 / [德]康德(邓晓芒译) / 521
- 拉奥孔 / [德]莱辛(朱光潜译) / 560
- 汉堡剧评 / [德]莱辛(关惠文译 田德望校) / 590
- 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 / [英]博克(孟纪青、汝信译) / 607



导 读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前347),古希腊哲学家,西方文化的哲学奠基者。他出生于雅典世袭贵族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贵族教育。由于他勤奋努力,才思敏捷,深得苏格拉底的赏识,师生情谊非同一般。在柏拉图心目中,苏格拉底是智慧超人的哲学家的典范和楷模,他的思想深受其影响。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民主派处死之后,柏拉图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雅典,到各国漫游。他曾游历过墨伽拉、施勒尼、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城邦国家。在游历中他接触了大量地中海沿岸的各国文化,充实了他的学术思想,使他成为博学又充满智慧的人。历经艰险回到雅典后,朋友们捐款集资,在阿卡德摩斯体育场附近买了房子和花园,为他建立了学园供他讲学,这就是著名的雅典学园。柏拉图在这里开始写他的对话,其中规模较大的几篇对话如《斐多》、《会饮》、《斐德诺》和《理想国》诸篇都是在学园时代前半期完成的。他在学园里讲学41年,来求学的不仅有雅典人,还有许多其他城邦的人,亚里士多德便是其中之一。在学园时代后半期他又两度出游,但都失望而归,回来仍旧讲学写作,一直到81岁去世为止。

柏拉图所写的对话有40篇左右,内容涉及的领域很广,主要是政治、伦理、教育以及当时争辩激烈的一般哲学问题。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学中一个卓越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散见于许多对话中。一般来

说,讨论美学、伦理问题的常见于《大希庇阿斯》、《会饮》、《墨诺》、《莱西斯》等篇,对于《大希庇阿斯》是否为柏拉图所写,研究权威们意见有分歧,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它非常具有柏拉图特点;讨论文艺问题的有《伊安》、《斐德诺》、《理想国》卷十等篇;讨论语言、修辞问题的有《克拉梯卢斯》、《欧梯得墨斯》、《高吉阿斯》、《墨涅克塞卢斯》等篇;讨论政治、哲学和文艺政策问题的有《政治家》、《法律》、《理想国》卷二、卷三等篇。当然,以上划分只是相对而言,不少文艺和美学问题在其他对话中也存在。在此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的对话常常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许多重要的见解,哲学和美学史家们对这些见解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有不同的意见,本书将之放在柏拉图名下,认为它们虽然最初来源于苏格拉底,但也经过柏拉图整理并代表了他的思想,以学术界熟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形式来表达。对话录中提出的关于“模仿”、“灵感”和艺术效用的观点,以及关于真善美结合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选择了《伊安篇——论诗的灵感》、《理想国(卷十)——诗人的罪状》和《大希庇阿斯——论美》中的部分段落。

在《伊安篇——论诗的灵感》中,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灵感说。柏拉图提出:诗人凭什么写出他们的伟大的诗篇?史诗吟咏者伊安为什么能够吟诵荷马,却不能吟诵其他的诗人?“你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记忆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为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用磁石吸铁环这一十分形象的比喻解释文艺的感染力:“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诵诗人又是诗人的代言人”,神把灵感输送给诗人,诗人将这个灵感转送给诵诗人,诵诗人再转送给读者或听众。是灵感而不是技艺成全了伊安这样的吟诵诗人,如果他具有某种一般性的原理或方法,他就会吟诵赫西俄德。史诗吟诵者依赖于使自身进入一种特殊的被激发的状态中,这使他能够最有效地慷慨陈词。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灵感状态。“灵感说”在古希腊时代早已有之,其基本含义是“神助”、“灵启”、“陶醉”、“迷狂”等。在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中,灵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使他处于迷狂状态,把灵感输

送给他，暗中操纵他去创作，这是《伊安篇》中的观点；一是不朽的灵魂对真善美的理式世界的回忆，即“灵魂回忆说”，主要见于《斐德诺篇》。

（范玉刚）

对话人：苏格拉底

伊 安

苏 伊安，欢迎你。你从哪里来？从你的家乡以弗所^①吗？

伊 不是，苏格拉底。我从厄庇道洛斯^②来。那里举行埃斯库勒普神的祭典，我参加了。

苏 厄庇道洛斯人在祭典中举行了诵诗竞赛来纪念医神吗？

伊 是，不只诵诗，还有各种文艺竞赛哩。

苏 你参加了竞赛吗？结果怎样？

伊 哈，我全得了头奖，苏格拉底。

苏 好极了！我希望你参加我们的雅典娜神的祭典^③，也得到同样的成功。

伊 若是老天保佑，我也一定成功。

苏 我时常羡慕你们诵诗人的这一行业，伊安。因为要做你们这一行业，就得穿漂亮衣服，尽量打扮得漂亮。而且你们不得不时常接触到许多伟大诗人，尤其是荷马。荷马真是一位最伟大，最神圣的诗人，你不但要熟读他的辞句，而且还要彻底了解他的思想，这真值得羡慕！因为诵诗人要把诗人的意思说出来，让听众了解，要让人家了解，自己就得先了解；所以一个人若是不了解诗人的意思，就不能做一个诵诗人。这了解和解说的本领都是很值得羡慕的。

① 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在柏拉图时代，它还受雅典统治。

② 厄庇道洛斯是希腊南部萨若尼克海湾（今埃吉纳湾）上一个镇市。有医神埃斯库勒普的庙，他的祭典很隆重，在夏天举行，每四年一次。

③ 雅典娜是雅典的护卫神，传说她是宙斯的女儿，智勇兼全。她的祭典是雅典人的大事，每年举行时全国人参加，有戏剧及各种技艺的竞赛。

伊 你说的对,苏格拉底。就我来说,我在颂诗技艺上就费过很多的心力啦。谈到解说荷马,我敢说谁也赶不上我。兰普萨库人墨特洛德也好,塔索斯人斯忒辛布洛特^①也好,格劳孔也好,无论是谁,都比不上我对荷马有那样多的好见解。

苏 我听起很高兴,伊安。我知道你肯把你的那些好见解谈给我听听。

伊 当然,苏格拉底,你也应该听我怎样凭艺术来美化荷马,我敢说,凡是荷马的信徒都得用金冠来酬劳我。

苏 下一回我再找机会听你朗诵荷马,现在且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只会朗诵荷马呢,还是对于赫西俄德和阿喀罗库斯^②,也同样朗诵得好?

伊 我只会朗诵荷马。我看这就很够啦。

苏 荷马和赫西俄德在某些题材上是否说的相同呢?

伊 是,我看他们说的有许多相同。

苏 在这些相同的题材上,哪一个诗人的话你解说得比较好,荷马的,还是赫西俄德的?

伊 若是他们说的相同,我对他们就能同样解说的好。

苏 在他们说的不相同的那些题材上怎样呢?比如说占卜、荷马说过,赫西俄德也说过,是不是?

伊 是。

苏 假如要你和一位占卜家来解说这两位诗人说到占卜的话,无论他们说的同不同,谁解说的比较好呢?

伊 占卜家会解说的比较好。

苏 若是你就是一个占卜家,无论他们说的同不同,你也会对他们都一样能

① 这三人都当时有名的诵诗人。希腊人称呼人的习惯往往冠上“某某人的儿子”或“某某地方的人”。兰普萨库是小亚细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塔索斯是爱琴海北部的一个岛。

② 希腊最大的诗人当然是荷马,在古代和他齐名的是赫西俄德。他的《工作与日子》写一年四季的各种工作,掺杂一些实际生活的经验教训;《神谱》叙世界创始及诸神起源。阿喀罗库斯是一位抒情诗人和讽刺诗人。

解说吧？

伊 当然。

苏 你有本领解说荷马，却没有本领解说赫西俄德或其他诗人，这是什么缘故？荷马所用的题材和一般诗人所用的题材不是一样么？他所叙述的主要不是战争么？他不是在谈人类关系——好人和坏人以及能人和无能人的关系——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天上和地下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以及神和英雄们的由来么？荷马所歌咏的不是这些题材么？

伊 你说的很对，苏格拉底。

苏 其他诗人所歌咏的不也正是这些题材么？

伊 不错，苏格拉底。但是他们的方式和荷马的不同。

苏 你是说，荷马的方式比其他诗人的要好些？

伊 好的多，不可比较。

苏 再请问一句，亲爱的伊安，如果有许多人在讨论算学，其中某一位说的最好，我们能不能判别出来？

伊 能。

苏 能判别谁说的好，也就能判别谁说的不好？

伊 是。

苏 这样人一定是一位算学家吧？

伊 不错。

苏 再说，如果有许多人在讨论食品的营养价值，其中某一位说的最好，一个人既能判别谁说的好，也就能判别谁说的坏，是不是？

伊 是，那是很显然的。

苏 这能一样判别好坏的人是谁呢？

伊 他是医生。

苏 那么，一般说来，无论讨论什么，只要题目相同，说话的人尽管多，一个人能判别谁说的好，也就能判别谁说的坏；不能判别谁说的坏，也就不能判别谁说的好？

伊 当然。

苏 依你说,荷马和其他诗人们——例如赫西俄德和阿喀罗库斯——所用的题材都是一样,不过方式有好坏之别,荷马好些,其他诗人要坏些?

伊 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的话是对的。

苏 如果你能判别谁说的好的,你也就能判别谁说的坏的?

伊 显然是这样。

苏 那么,亲爱的伊安,我说伊安既会解说荷马,也就会解说其他诗人,而且会解说的一样熟练,难道我说错了吗?因为这位伊安亲自承认了两点:一、只要题材相同,能判别好也就能判别坏;二、凡是诗人所用的题材都是一样的。

伊 但是事实上人们谈到其他诗人时,我都不能专心静听,要打瞌睡,简直没有什么见解,可是一谈到荷马,我就马上醒过来,专心致志地听,意思也源源而来了。这是什么缘故?

苏 朋友,那很容易解释,很显然,你解说荷马,并非凭技艺^①知识。如果你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荷马,你也当然就能凭技艺的规矩去解说其他诗人,因为既然是诗,就有它的共同一致性。

伊 你说的对。

苏 其他技艺也是一样,一个人把一种技艺看成一个有共同一致性的东西,就会对它同样判别好坏。伊安,我这话是否要加解释?

伊 我望你解释,苏格拉底,听你们哲人们谈话对我是一件乐事。

苏 哲人不是我,是你们,伊安,是你们诵诗人,演戏人,和你们所诵所演的作家们;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只会说老实话。你看我刚才说的话是多么平凡,谁也会懂,我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把一种技艺当作全体来看,判别好和判别坏就是一回事。你看这话多平凡!举例来说,图画是不是一

① Tekhne 一字通常译为“艺术”,指文学音乐图画之类,它的原义却较广。凡是“人为”的不是“自然”或“天生”的都是 Tekhne。医药、耕种、骑射、木作、畜牧之类凡是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叫做 Tekhne。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就其为 Tekhne 来说,做诗与做桌子做鞋是同属一类的。所以这字译为“技艺”较合当时的用法。近代把“艺术”和“技艺”分开。强分尊卑,是一个不很健康的看法。

种有共同一致性的技艺？

伊 它是的。

苏 画家也有好坏之别吧？

伊 也有。

苏 你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没有？他只长于判别阿格劳芬的儿子波吕格诺特^①的好坏，不会判别其他画家的好坏，让他看其他画家的作品，他就要打瞌睡，茫然无见解，可是要他批判波吕格诺特（或是任意举一个画家的名字），他就醒过来，专心致志，意思源源而来。

伊 我倒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人。

苏 再说雕刻，你遇见过这样一个人没有？他只长于鉴定墨提安的儿子代达罗斯、潘诺普斯的儿子厄庇俄斯、萨摩人忒俄多洛斯^②之类雕刻家的优点；可是拿其他雕刻家的作品给他看，他就要打瞌睡，茫然无话可说。

伊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苏 我想在笛师、琴师、竖琴歌人和诵诗人之中，你也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只会批评奥林普斯、塔密里斯、俄耳甫斯或伊塔刻的诵诗人斐缪斯^③，可是谈到以弗所的诵诗人伊安先生，他就简直不能判别好坏。

伊 我不能否认，苏格拉底。可是我自觉解说荷马比谁都强，可说的意思也比谁都多，舆论也是这样看。对于其他诗人，我就不能解说得那样好。请问这是什么缘故？

苏 这缘故我懂得，伊安，让我来告诉你。你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像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种神力在驱遣你，像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谓“赫拉克勒斯石”^④。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像磁石一

① 波吕格诺特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大画家。

② 代达罗斯在希腊原文中本又为“精巧的艺人”，他是传说中的雕刻家的祖师。以下两人都是雕刻家。

③ 这几个人都是希腊的音乐家或诗人，都是传说中的。

④ 欧里庇得斯是希腊的第三个大悲剧家。“赫拉克勒斯石”就是吸铁石。



样,能吸引其他铁环。有时你看到许多个铁环互相吸引着,挂成一条长锁链,这些全从一块磁石得到悬在一起的力量。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递传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①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这是她们在神智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像这样,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像酿蜜,飞到诗神的园里,从流蜜的泉源吸取精英,来酿成他们的诗歌。他们这番话是不错的,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像你自己解说荷马那样,并非凭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因为诗人制作都是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他们各随所长,专做某一类诗,例如激昂的酒神歌、颂神诗、合唱歌、史诗,或短长格诗^②,长于某一种体裁的不一定长于他种体裁。假如诗人可以凭技艺的规矩去制作,这种情形就不会有,他就会遇到任何题目都一样能做。神对于诗人们像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卡尔喀斯人廷尼科斯^③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可以证明我的话。他平生只写了一首著名的《谢神歌》,那是人人歌唱的,此外就不会写过什么值得记忆的作品。这首《谢神歌》倒真是一首最美的抒

① 科里班特巫师们掌酒神祭,祭时击鼓狂舞。

② 这些都是希腊诗的各种体裁,短长格以先短后长成音步,常用于诗剧。

③ 廷尼科斯不可考。

情诗，不愧为“诗神的作品”，像他自己称呼它的。神好像用这个实例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不用怀疑，这类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最平庸的诗人有时也唱出最美妙的诗歌，神不是有意借此教训这个道理吗？伊安，我的话对不对？

伊 对，苏格拉底，我觉得你对。你的话说服了我，我现在好像明白了大诗人们都是受到灵感的神的代言人。

苏 而你们诵诗人又是诗人的代言人？

伊 这也不错。

苏 那么，你们是代言人的代言人？

伊 的确。

苏 请你坦白答复一个问题：每逢你朗诵一些有名的段落——例如俄底修斯闯进他的宫廷，他的妻子的求婚者们认识了他，他把箭放在脚旁；^①或是阿喀琉斯猛追赫克托^②；或是安德洛马刻、赫卡柏、普里阿摩斯诸人的悲痛^③之类——当你朗诵那些段落而大受喝彩的时候，你是否神智清醒呢？你是否失去自主，陷入迷狂，好像身临诗所说的境界，伊塔刻，特洛亚^④，或是旁的地方？

伊 你说的顶对，苏格拉底，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就满眼是泪；在朗诵恐怖事迹时，就毛骨悚然，心也跳动。

① 故事见荷马史诗《奥德赛》卷二十二。俄底修斯参加希腊军征特洛亚；二十年后回国时，许多人正坐在他家里向他妻子求婚，他突然乔装归家，用箭把他们射死。

② 故事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卷二十二。特洛亚战争中，阿喀琉斯和赫克托是希腊和特洛亚两方面最勇猛的英雄。阿喀琉斯因争女俘事生气，拒绝参战。直到他的爱友帕特洛克斯被赫克托杀死，才肯出来为爱友报仇，打退了特洛亚军，在特洛亚城下穷追赫克托绕城三匝，终于把他杀死。

③ 安德洛马刻是赫克托的妻子，赫卡柏是他的母亲，普里阿摩斯是他的父亲。赫克托死后，安德洛马刻、赫卡柏、普里阿摩斯悲痛欲绝。《伊利亚特》记此事，甚沉痛。

④ 伊塔刻是希腊的一小国，归俄底修斯统治，就是俄底修斯射杀求婚者们的地方。特洛亚国在小亚细亚，荷马所歌咏的特洛亚战争的场所。

苏 请问你,伊安,一个人身临祭典或欢宴场所,穿着美服,戴着金冠,并没有人要掠夺他的这些好东西,或是要伤害他,而他对着两万多待他友好的听众哭泣,或是浑身都表现恐惧,他的神智是否清醒呢?

伊 我该说他的神智不清醒,苏格拉底。

苏 你对多数听众也产生这样效果,你明白么?

伊 我明白,因为我从台上望他们,望见在我朗诵时,他们的面孔上都表现哀怜、惊奇、严厉种种不同的神情。我不能不注意他们,因为在受报酬的时候,我如果不会惹他们哭,自己就不能笑;如果惹了他们笑,自己就只得哭。

苏 听众是最后的一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环都从一块原始磁石得到力量;你们诵诗人和演戏人是些中间环,而诗人是最初的一环,你知道不?通过这些环,神驱遣人心朝神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此外还有一长串舞蹈者,和大小乐师们斜悬在由诗神吸引的那些环上。每个诗人都各依他的特性,悬在他所特属的诗神身上,由那诗神凭附着——凭附和悬挂原来是一件事的两种说法。诗人是最初环,旁人都悬在这上面,有人从俄耳甫斯或缪赛俄斯^①得到灵感,但是多数人是荷马凭附着,感发着,伊安,你就是其中之一。听人说到其他诗人的作品,你就打瞌睡,没有话可说;但是听人说到荷马的作品,你马上就醒过来,意思源源而来,有许多话可说。这就是因为你解说荷马,不是凭技艺知识,而是凭灵感或神灵凭附;正如巫师们听到凭附自己的那种神所特别享用的乐调,就觉得很亲切,歌和舞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遇见其他乐调,却好像听而不闻。你也是如此,伊安,一听到荷马,话就多的很;听到其他诗人,就无话可说。原因在你宣扬荷马,不是凭技艺而是凭神的灵感。这就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

伊 答复的很好,苏格拉底。可是我还很怀疑你是否能说服我,使我相信我

① 俄耳甫斯是传说中荷马以前的希腊最大诗人。缪赛俄斯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据说是俄耳甫斯的学生。

在解说荷马时，神智不清醒，由神凭附着。若是你亲自听到我朗诵，你就不会这样想。

苏 我很愿意听，现在先请答复一个问题：你朗诵荷马，对哪些部分题材最拿手呢？当然不是全部吧？

伊 没有哪一部分题材不拿手，我敢说。

苏 荷马说的东西若是你不知道的，你也能朗诵的好吗？

伊 荷马说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苏 荷马不是常谈到各种技艺吗？例如驾御的技艺，可惜我记不得那段诗，否则我就背诵给你听。

伊 我记得，让我来背诵。

苏 请你背诵涅斯托^①告诉他的儿子安提罗科斯，在纪念帕特洛克罗斯的赛车礼中，怎样当心转折那一段话。

伊 （背诵）在那华美的马车里，轻轻地转向马左边靠着车，用刺棒敲右边马，呼喊一声，就放松缰子。到了目标的时候，让左边马靠近标石，让轮轴接触目标好像只擦到似的。当心不要碰着那石头。^②

苏 够了，伊安，请问你，要评判这段诗是否妥帖，谁会做得比较好，一个御车人还是一个医生呢？

伊 当然是御车人。

苏 是不是因为御车是他的专行技艺？还是因为旁的理由？

伊 由于他的专行技艺，没有旁的。

苏 每种技艺都必有它的特殊知识？我们能不能凭医生的技艺，去知道只有驾御的技艺所能使我们知道的？

伊 当然不能。

苏 我们也不能凭木匠的技艺，来知道医生的技艺吧？

① 涅斯托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希腊方面的老谋臣。

②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三。帕特洛克罗斯死后，阿喀琉斯替他举行大祭，其中有跑马竞赛。

伊 当然也不能。

苏 凡是技艺都如此。我们不能凭某一技艺来知道某另一技艺。再请问你:你是否承认各种技艺彼此不同?

伊 我承认它们不同。

苏 你的看法和我的一致:知识题材不同,技艺也就不同。

伊 不错。

苏 对的,如果各种技艺都用同样知识题材,就不能说它们彼此不同。比如这是五个手指,我知道你也知道。你我知道这个事实不是都凭算学的知识吗?

伊 是的。

苏 那么,请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同样技艺必凭同样知识,别样技艺必凭别样知识,这是不是一条普遍的真理?

伊 不错。

苏 你记得荷马描写涅斯托的妾,赫卡墨得,拿酒乳给受伤的马卡翁那段诗么?他说:用普拉诺酒做的;她用亮晃晃的刀把羊酪切成细片,还放了一个葱头在他身边,供他下酒。^①要评判这段诗,最好是凭诵诗人的技艺,还是凭医生的技艺呢?

伊 凭医生的技艺比较好。

苏 再如荷马的这段话:

她像牛角装了铅,沉入海底,给贪食的鱼们送死。^②

要评判它,最好是凭渔人的技艺,还是凭诵诗人的技艺呢?

伊 显然要凭渔人的技艺。

苏 假如你问我:苏格拉底,你既然能把荷马的各段诗,都配上与它们相关

① 见《伊利亚特》卷十一。

② 见《伊利亚特》卷二十四。